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
作品系列

黑暗之花

Blooms of
Darkness

Aharon
Appelfeld

〔以色列〕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著

潘婷婷 刘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
作品系列

黑暗之花

Blooms of Darkness

〔以色列〕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著

Aharon Appelfeld

潘婷婷 刘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4659

Aharon Appelfeld

Blooms of Darkness

Copyright © 2006, Aharon Appelfeld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UK)Lt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之花/(以)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著;潘婷
婷,刘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763-4

I. ①黑… II. ①阿… ②潘… ③刘… III. ①儿童小
说—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183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尚 飞 张玉贞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63-4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7
第七章	32
第八章	37
第九章	43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4
第十二章	58
第十三章	63
第十四章	68

第十五章	73
第十六章	75
第十七章	79
第十八章	83
第十九章	86
第二十章	89
第二十一章	94
第二十二章	99
第二十三章	104
第二十四章	109
第二十五章	113
第二十六章	116
第二十七章	120
第二十八章	124
第二十九章	128
第三十章	132
第三十一章	136
第三十二章	140
第三十三章	144
第三十四章	148
第三十五章	152

第三十六章	156
第三十七章	160
第三十八章	164
第三十九章	167
第四十章	171
第四十一章	175
第四十二章	179
第四十三章	183
第四十四章	187
第四十五章	191
第四十六章	195
第四十七章	198
第四十八章	203
第四十九章	207
第五十章	212
第五十一章	217
第五十二章	221
第五十三章	224
第五十四章	228
第五十五章	233
第五十六章	237

第五十七章	240
第五十八章	243
第五十九章	248
第六十章	252
第六十一章	259
第六十二章	264
第六十三章	267
第六十四章	271
第六十五章	275
第六十六章	280
第六十七章	285
第六十八章	289

第一章

明天胡戈就十一岁了，安娜和奥托会来庆祝他的生日。胡戈的朋友大多已经被送到遥远的村子里去了，留下的没几个，很快也会被送走。犹太区里紧张的气氛十分浓厚，但是没有人哭出声来。孩子们暗自猜测着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父母们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以免恐惧蔓延开来。但是门窗都毫无顾忌，它们兀自砰的一声猛然关上，又突然被不安地推开。风呼啸着穿过每一条小巷。

几天以前，胡戈本来也要被送到山里去的，但是，本来应该来接他的农夫始终没有出现。这时，他的生日也快到了，为了让他记住这个家，记住他的父母，他的妈妈决定给他举办一个生日会。谁知道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妈妈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为了让胡戈高兴，妈妈带给他三本儒勒·凡尔

纳^①的书和一套卡尔·麦^②的书，这套书是从已经登记为被流放的朋友那里得来的。如果他去了山里，他应该会带着这些新的礼物一起去吧。妈妈想给他再带上多米诺骨牌、国际象棋，还有每晚他临睡前她给他读的那本书。

胡戈再一次保证，在山里的时候，他会读书、做数学题，晚上会写信给妈妈。妈妈含着眼泪，努力试图用平日的声调和他说话。

其他已经把孩子送到山里的父母，和安娜及奥托的父母一起，都被邀请来参加胡戈的生日会。其中一位带来了手风琴。

每个人都尽力隐藏着忧虑和恐惧，假装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奥托带来了一件十分贵重的礼物：一支装饰有珍珠母的钢笔。安娜带来了一根巧克力棒和一盒芝麻酥糖。糖果让孩子们很高兴，有那么一瞬间，也抚慰了父母们的悲伤。但是手风琴没能让大家的精神振奋起来。手风琴手的演奏不但远没能让大家开心起来，他弹奏的琴声反而更加重了悲伤的气氛。

然而，每个人仍尽量避免谈论这次反犹太运动，那些被送往未知的目的地的大批集中营的难民，那些孤儿院和养老院里毫无预兆就被流放的人，当然，还有一个月以前被抓走的胡戈的爸爸。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①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主要作品有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起，被称作“科幻小说之父”。

② 卡尔·麦（Karl May，1842—1912），德国著名探险小说家，德国畅销书作家之一，擅长写中东、巴尔干以及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探险故事而闻名。同时也是诗人、剧作家、作曲家。

大家离开后，胡戈问：“妈妈，我什么时候也会去山里吗？”

“我不知道。我会尝试所有的可能。”

胡戈不明白所谓“我会尝试所有的可能”的意思。他把失去了妈妈的生活想象成一种需要时刻绷紧神经和绝对服从的生活。妈妈不断地重复：“你一定不能任性。必须照着他们说的去做。妈妈会竭尽全力来看你，但这由不得我。每个人都被送到不同的地方。总之，不要对我期望太多。一旦我能来，我一定会来。”

“爸爸也会来吗？”

妈妈的心在这一刻抽紧了：“自从爸爸被带到集中营以后，我们还没有他的消息。”

“他在哪儿？”

“天知道。”

胡戈注意到，自从反犹运动开始以后，妈妈经常说“天知道”，这是她表达绝望的一种方式。自从反犹运动开始，生活已经成为一个长久的秘密。妈妈试图跟他解释，安抚他，但是胡戈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告诉他生活里隐藏着一些可怕的秘密。

“他们把人们带到哪里去了？”

“集中营。”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他已经注意到，妈妈不再像以前对他有问必答。有些问题她就直接无视了。胡戈随之学会了在对话出现沉默的时候去聆听沉默，而不是去追问。但是他内心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几个月以前才上学和做功课的小男孩，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他问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大多数时间，胡戈都坐在地板上，独自玩多米诺骨牌或者国际象棋。有时候安娜也会来。安娜比胡戈小六个月，但是个子比他高一点儿。她戴着眼镜，看过很多书，钢琴也弹得非常出色。胡戈想引起她的注意，但是并不知道怎么做。妈妈教了胡戈一点法语，但是就连这一点，安娜也比他强。她已经能说出完整的法语句子了，胡戈对安娜的印象就是，她想学任何东西都可以很快地学会。胡戈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根跳绳开始跳了起来。他单脚跳绳跳得比安娜好。安娜很努力地尝试，但是在这方面，她的能力有限。“你父母帮你找到寄养的农家了吗？”胡戈小心翼翼地问。

“还没有。那个答应来接我的农夫没有出现。”

“我的那个农夫也没有出现。”

“我猜我们会跟别的大人一起被送走。”

“没关系。”胡戈说着，像个大人一样垂着头。

每天晚上，妈妈都一定会给胡戈读一段某本书中的文字。过去的几个星期，妈妈一直在给他读《圣经》中的故事。胡戈以前觉得，只有教徒才读《圣经》，但令人惊讶的是，妈妈也读了。那些画面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亚伯拉罕^①看起来好像比他高，就像街角面包店的老板一样。那个老板非常喜欢小孩子，每次小孩子去他的店里，他都会给孩子一份惊喜的小礼物。

妈妈读完了以撒^②被捆绑着作为祭品将要被献祭这一段后，胡戈

①《圣经》中的人物，是被上帝挑选并给予祝福的人，传说中的希伯来人 and 阿拉伯民族的祖先。

②《圣经》中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Sarah）所生的独子。

好奇地问：“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还是寓言？”

“是个故事。”妈妈小心翼翼地回答。

听到以撒最后被救了，胡戈很高兴，但是那只代替以撒被献祭的小羊羔又让他很难过。

“为什么这个故事不多说一点儿？”胡戈问。

“试着想象一下。”妈妈这样建议他。

这个建议起了作用。胡戈闭上了眼睛，立刻就看到了青翠高耸的摩利亚地山。亚伯拉罕很高，他和小儿子以撒步履缓慢，小羊羔跟在他们后面，低着头，仿佛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章

第二晚，就来了一个农夫，把安娜带走了。胡戈是早上听说这个消息的，他的心里抽了一下。他的大部分朋友已经在山里了，他被留下了。妈妈一直告诉他很快会为他找到一个地方。有时候，在胡戈看来，好像这些孩子再也没人要了，所以才把他们送走。

“妈妈，为什么他们要把孩子送到山里呢？”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现在犹太隔离区很危险，你看不出来吗？”妈妈很简短地回答了他。

胡戈知道隔都^①很危险。这里没有一天没有逮捕和流放。通往地铁站的路上挤满了人。人们都带着沉重的行李，沉重到他们都几乎无法挪动。士兵和警察鞭打着这些流放者。这些可怜的人们推搡着，

① 音译 (ghetto)，指中世纪的犹太人聚居区。

四下溃散。胡戈现在知道自己问“为什么他们要把孩子送到山里呢”这个问题很愚蠢，他很后悔没有管住自己。

胡戈的妈妈每天都告诉他一些简短的准则。她不断重复一条指令：“你必须观察自己的周围，不要提问。陌生人不喜欢你问他们问题。”胡戈知道妈妈在让他为离开自己的生活做准备。胡戈感觉过去的几天，妈妈因为某些原因，一直在试图和他保持距离。有时候妈妈仿佛耗尽了力气，哭泣着，呜咽着。

奥托溜进来下象棋。胡戈下得比他好多了，轻而易举地就赢了他。看到自己的失败，奥托举起双手说：“你赢了。现在没事可做了。”胡戈为奥托感到难过，他下得实在不太好，连一步简单的威胁都没发现。他安慰奥托说：“在山里你会有很多时间练习的。等战争结束我们再见时，你就会下得很好啦。”

“我没有这个天赋。”

“这个游戏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对我来说已经够复杂了。”

“你得为独自生活做好准备。”胡戈想对他这么说，但是他没有。

奥托是一个悲观的孩子。他就像他的妈妈，她总是说：“有些人的生活是战争给的。我举手投降了。我没有力气为了一小片面包抗争。如果那就是生活，你可以过。”

奥托的妈妈是个高中教师。在这样的惨况下，人们即使到了现在仍很尊敬她。过去她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涵盖古今。现在她耸着自己的肩说：“我什么也不明白。现在这个世界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了。”

胡戈把亲眼所见都记在了心里：那些惊慌失措来到家里、透露令

人恐慌的消息的人，还有那些坐在桌子旁一言不发的人。家里的房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窗户紧闭，窗帘也拉上了，让房间显得更暗。只有胡戈房间的窄窗，正对着院子，从窗口可以看到火车站街和那些被流放者。有时候胡戈从这些被流放者中认出自己班上的家长或者同学。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跟他们不会有什么不同。到了晚上，他蜷缩在毯子下，确信自己现在是被保护着的。

人们在家里进进出出，不敲门，也不问，就像胡戈的祖父去世时一样。胡戈的妈妈迎接他们，但是又拿不出一杯咖啡或者柠檬水。她摊着双手说：“我实在没有东西招待你们了。”

“我会记住这所房子的每一个角落，”胡戈对自己说，“不止房子，还有妈妈。失去了爸爸的妈妈乱了方寸。她试图做好每一件必要的事；她东奔西走寻找一个能带我去山里的农夫。”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个正直的农夫呢？”胡戈的妈妈绝望中不停地问。

“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这样回答。

每个人都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黑夜中到来的素不相识的农夫。恶毒的流言四起，据说那些农夫自己拿了钱，把孩子送到了警察那里。因为这些流言，有些父母不愿意让农夫抚养自己的孩子。“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保护他。”这些吓坏了的父母会这样说。因为某些原因，胡戈并不害怕。也许因为他过去常常在夏天的时候去农村的祖父母家。有时候他会跟他们一起住一个星期。他喜欢那片玉米地和牧场，牧场上放牧着奶牛。他的祖父母都高大而安静。他们很少说话。胡戈很喜欢他们的陪伴。他想象中和农夫在一

起的生活也是如此宁静。他会有一条狗和一匹马，他会喂养它们，照顾它们。胡戈总是很喜欢小动物，但是爸爸妈妈不让他养狗。从现在起，他会自由地生活，就像那些午后在树下打盹儿的农夫一样。

为了安全起见，胡戈和妈妈晚上都躲在地窖中，睡在那儿。到了晚上，士兵和警察会扫荡那些房子，抓走孩子们。不少孩子已经被抓走了。地窖里很冷，但是他们裹着毯子，寒冷就无法侵袭了。

奥托偷偷地溜进来告诉胡戈，安娜已经安全地抵达了山里，他已经收到了安娜的信。每一封从山里抵达的信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当然，那些怀疑论者，仍然秉持着他们的悲观主义说：“谁知道这些信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那些送信的农民索要更多的钱财。他们没有人性，只有贪婪。”

胡戈听到了这些怀疑的声音，他想告诉奥托：“不要这么悲观。悲观会让你软弱。你得强大，鼓励你妈妈。”

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很乐观，但是过去了几周，乐观的人变成了少数。人们失去了希望，藐视希望。

到了晚上，胡戈的妈妈承认自己没有找到愿意掩护胡戈的农夫。如果别无选择，她会带胡戈去玛丽安娜那里。

玛丽安娜是个乌克兰女人，是胡戈妈妈的小学同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辍学，堕落了。“什么是‘堕落’？”胡戈问自己。一辆马车可以翻车，滚落鸿沟，但是一个人倒下来可发不出滚落的声音。

胡戈喜欢“听”词。有些词的声音能让胡戈更好地明白它们的意思，有些词并不能让胡戈眼前浮现出画面，只是从他耳边过一下，他

什么也不理解。

胡戈有时候会问妈妈一个词的意思。妈妈会试着解释，但是她也不能总是描绘出一个词的画面。

就在这时，弗里达阿姨带着消息进了门。弗里达很有名。每个人谈起她时都浮起微妙的笑容。她结过两次婚，最近又跟一个比她还年轻的乌克兰男人住在了一起。

“茱莉亚，别担心。我男朋友愿意带你们去他的村子。他有个绝佳的隐蔽地。”

胡戈的妈妈感动坏了。她抱着弗里达说：“我已经不知所措了。”

“亲爱的，别丧失希望。”弗里达说着，很高兴这个家又重新接受了她。

弗里达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穿着与众不同，每过一阵子，她总能引起丑闻。因为她放荡的生活方式，整个家族都与她保持着距离。即使是胡戈的妈妈，总是帮助穷人，但对她也并不和蔼。

弗兰达一直说着她男朋友的好话，说他愿意为了她和她的家庭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只有乌克兰人才能拯救我们。只要他们愿意。”弗兰达说着，很高兴自己能为帮上家族的忙，即使他们已经疏远她多年。

胡戈的妈妈再次感谢了她，说：“我已经绝望了。”

“一定不要绝望。”弗兰达说。她已经练习这句话好几年了，现在她可以证明绝望确实是一种幻觉。“总是会有出路的。总会有人来爱你。你得有耐心，等待他。”胡戈近距离地看着她，很惊讶地发现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小女孩的神态。